

一些丑陋的美国人当着母亲的面嘲笑罗罗

4



巴拉克·奥巴马 著
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巴拉克·奥巴马成功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是近年来最具草根魅力的政治领袖,他的魅力来自何处,读完这本奥巴马亲笔撰写的传记,读者也许就有了答案。

上期回顾

一个叫罗罗的印尼人向我的母亲求婚了,在得到我的同意后,母亲答应了。随后,母亲带着我追随罗罗,来到陌生的印尼。在这里,我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致,并且猿猴和鳄鱼居然都成了继父的宠物。更令人吃惊的是,在我到达的第一天,罗罗就向我展示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是怎样死亡的。

热点关注

罗罗承诺会带一块老虎肉给我吃

“首先要记住的是如何保护你自己。”罗罗和我在后院(模拟)对抗。几天前,我头上带着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回到了家。当时罗罗正在洗车,他抬起了头,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他,我和一个住在路边的大男孩打架了。我说,我们比赛还在进行中,那个男孩把我朋友的足球踢飞了。我去追赶他,那个男孩捡起了一块石头。这不公平,我说,我的声音委屈地哽咽着。他使诈。

罗罗用手撩开我的头发,默默地检查伤口。“没有出血。”他最后说,然后又继续洗车。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第二天他下班回家的时候,带回了两副拳击手套。

他帮我的手套打上结,退后审视着他的手工成果。我的双手就像瘦长的茎上长着两个圆鼓鼓的果子一样,在身侧来回摇晃。他摇摇头,把拳击手套举到我的脸前方。

“这样,抬着双手。”他调整我的手肘,蹲下身摆好姿势,开始来回地跳动。“你不能停下来,但是身体要放低——不要让他们有机可乘。感觉怎么样?”我点点头,尽力模仿他的动作。过了一会儿,他停了下来,把手掌摊开在我鼻前。

“好了,”他说,“让我们来看看你挥动拳头。”

我可以做得到这个。退后一步,身体绷紧,打出我最狠的一拳。他的手几乎纹丝不动。

“不错,”罗罗说。他点点头,表情不变。“不错,啊,但是看看你的手。我跟你说过什么?抬起来……”

我抬起胳膊,软绵绵地拳击着罗罗的手掌,时不时看看他的脸,忽然意识到,在我们相处的两年时间里,他的脸变得如此熟悉,熟悉得就像我们站立于其上的土地。我花了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学会了印尼的语言,了解了印尼的风俗习惯和传说。我在水痘、麻疹和老师手里的竹条中存活了下来。农民、仆人和底层官员的孩子们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和罗罗在一起,我学会了怎样就着晚饭(许多的米饭)吃小绿辣椒,在我们的餐桌外,我还看到了狗肉(难吃)、蛇肉(更难吃)还有烤蝗虫(非常脆)。罗罗认为一个人的力量可以从他的食物中攫取得到:他承诺说,将来有一天,他会给我们带回来一块老虎肉。

罗罗教我认识弱肉强食的道理

我的下巴被重重地敲了一下,我抬头看着罗罗满是汗水的脸。

“注意。手抬高。”

我们又继续练习拳击,半个小时后,罗罗决定休息一下。我的胳膊酸痛;头上的血管不断跳动着。我们喝掉了一整壶水,坐在鳄鱼池的旁边。

“累了?”他问道。

我向前趴着,只能点点头。他笑了笑,卷起一条裤腿,在小腿上抓痒。我注意到从他的脚踝到小腿处有一排排锯齿状的伤疤。

“那是什么?”

“水蛭的印记,”他说,“我在新几内亚时碰到的。你通过沼泽时,它们就爬进你的军靴里。晚上,你脱掉袜子,它们就粘在那里,吸满了血。只要它们身上撒盐,它们就死了,但是你还必须要用烧红的刀子才能把它

们挖出来。”

我用手指摸着其中一个椭圆形的伤口。它很光滑,在曾被火烤焦的皮肤处,毛发不生。我问罗罗是不是很疼。

“当然很疼了,”他说,从壶里抿了口水,“有时你不能担心疼痛。有时你只需要考虑能否到达你一定要去的地方。”

我们沉默了下来,我从眼角偷偷地看着他。我意识到我从没听他谈到过他的感受。我从未见他真的生气或者伤心。他似乎住在一个表面坚硬的世界里,拥有着明确的思想。我的头脑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你见过杀人吗?”我问他。他看了我一下,很惊讶我提出这个问题。“看到过吗?”我又问到。“看到过。”他说。“血腥吗?”“血腥。”

我想了一会儿。“为什么那么个人会被杀?你看见的那个。”

“因为他很软弱。”

“就因为这样吗?”

罗罗耸耸肩,把裤腿放了下来。“一般来说这就足够了。人们利用其他人的软弱。就像国与国之间一样。强者霸占弱者的土地。让弱者为他的土地工作。如果弱者的女人很漂亮,强者就会霸占她。”他停了一下,喝了口水,然后问道,“你想成为哪一个?”

我没有回答,罗罗斜望着天空。“最好是强者,”他终于开口了,并站起了身,“如果你不能变强,那就变聪明并且和那些强者和平相处。但最好是自己变强。永远做强者。”

罗罗似乎在疏远母亲

母亲在房子里望着我们,双手支在书桌上,倚靠着她的一沓年级论文。她自己想着:他们在

聊什么呢?也许是耸人听闻的事,像吞钉子这样的。那么兴高采烈的,必定是男人的事情。

她大声笑了出来,然后自己抑制住了。那不公平。罗罗对我的关怀确实使她很感激。就算对他亲生的儿子应该也不过如此。她知道她是幸运的,因为罗罗本性善良。她把论文放在一边,看着我做俯卧撑。她心想他长得多么快呀。她回想起我们到达当天的情景,一个二十四岁的母亲,带着一个小孩,嫁给一个男人,而那个男人的过往和国家,她几乎都不了解。那时她知道得那么少,现在她意识到,她一直随身携带着的除了她的美国护照,还有她的天真。事情原本可能变得更糟,糟糕得多。

这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不发达,完全不同于美国——这是她知道的所有情况。她已经准备好去面对痢疾和热病,洗冷水澡和蹲在地上开的洞小便,经常断电,热浪和打不完的蚊子。非常不方便,确实,然而她比外表看上去坚强,比以往她所认识的自己坚强。不管怎样,那是在巴拉克离开后,把她推向罗罗的部分原因,对新而重要的事情的承诺,在她父母不能及的地方,帮助她的丈夫在一个情感深厚但又困难重重的地方重建国家。

罗罗热烈地欢迎她,尽他所能让她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为她提供他所能给予的一切让她感到舒适。他的家人对待她的态度得当而宽容,把她的儿子看作他们自己的孩子。

然而,在她和罗罗分开的这一年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夏威夷的时候,他充满了朝气,总是迫切地要实行他的计划。现在,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谈天了。

我和尚蒂在夜晚遇到一个古怪的男子

3



吉良善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小说把一栋极为平凡的公寓楼当做主舞台,领衔主演就四个人,上下左右比邻而居。他们用最嬉笑怒骂的方式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但这四个人又神神叨叨得让你有点难以置信,于是交缠成网的爱情与友情,以及“近爱情”和“近友情”就那么彼此关联起来了,直到最后一刻大家互道珍重的时候,所有被那些温暖的细节感动的人,才会克制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

上期回顾

在我的大学毕业照里,确实找到了刘浪这个人以及他的名字,但是我却对这个人一点印象也没有,但他对我大学的事情却如数家珍。为了惩罚我忘记了他这个同学,刘浪在我的厨房制造了被刀刺断手指的假象。第二天,刘浪和尚蒂也见面了,尚蒂觉得刘浪似乎很面熟。

情感天空

刘浪在我家屋顶打了个洞

我显然低估了刘浪的固执程度。星期五的早晨,我不是被闹钟吵醒的,而是被一阵崩塌的声音给惊醒的。

这个时候要不完全清醒也难怪,我当下的第一反应是:“地震了!”

透过大量的飞尘看过去,一整块圆形的石板狠狠地砸在地上,碎成了三个,而原属于这块石板的天花板的位上,很诡异地从冒出了一个刚好能容纳一个成年人钻的大洞。

我目瞪口呆地从那个大洞朝上望,瞄到了刘浪似笑非笑的脸色。“早上好啊。”他冲我招了招手,当然他的双手还抱着依旧在旋转得让人心惊胆战的钻头。“看来我把通道开在书房是正确的,不然就会吵到你睡觉了。”

此刻我心中被愤怒、惊恐、诧异等多种复杂的情绪充斥得几乎要爆炸,然而更多的是被无可奈何所主导,只能又好气又好笑地看着他。

“你把这么没有技术含量的大洞称为‘通道’?”我憋了半天,只酝酿出这一句连我自己都觉得算是苦中作乐的活来。

我陪尚蒂出去“晒”月亮

我现在的工作,是在一家月刊杂志社里当编辑。编辑的工作,总是听起来比实际做起来要轻松。在我真的当编辑之前,我都是以为所谓的“编辑”,只需要每个月把杂志所需要的内容安排给专门的作者去撰写,自己只要喝茶翻翻书上网聊聊天日子,等到作者交稿的那一天再把所有的内容汇集起来,整理好交给排版人员就可以了。

但事实上,真正的编辑平时所要为杂志写的文字量,要远远大于对外约稿的作者所提供的量,而且从创意到命题到撰文到排版到校对全都事必躬亲。

每到杂志临出刊前,身为编辑的我都会忙碌到无法用地球上任何一个词语能贴切修饰的地步。

凌晨1点钟的时候,肚子开始不争气地叫起来。晚饭是用泡面解决的,而且还是从刘浪手上夺下的半碗面——早上挖好的“通道”立刻就派上了用场,我到家的时候正看到他坐在我的沙发里在边看报纸边吃面,电视被打开了,他极少抬头去看,让我不懂他的动机何在。

那半碗面显然不能满足我的胃对于食物的旺盛需求,在玩了近半宿的《奇迹》之后,我决定先休息一会,走出房间寻找食物。

刘浪又给了我两袋芝麻糊。捏着刘浪的“馈赠”多少还是能有点踏实感,决定冲调了端到卧室阳台上在看夜景的时候喝上一杯。聊胜于无。连喝芝麻糊的同时都要欣赏夜景,我还真是很会为自己营造浪漫。

去把阳台上的窗帘拉开的时候,不自觉地往隔壁的方向瞥了一眼。

尚蒂从傍晚回来进家后就似乎没再出去过,不知道她晚饭是不是自己做了吃的——只是没听到有炒菜做饭的声音。不晓得是这栋公寓楼的隔音效果太好,还是她根本私底下就是个很安静的人,凡是在家的时候,我都极少听到从隔壁传来什么动静。从她阳台那边张望过去,她的卧室没有开灯,一片漆黑,而且有着粉红的厚窗帘罩着,连月光也不可能入侵进去,令她的房间黑得足够彻底。

我吞了一口唾沫,小心翼翼地想伸脑袋看看房间里情况,但理智的劝阻又让我犹豫地停止前进的脚步。

“她在搞什么鬼?”我明明没有张口,心里的声音却从脑后响了起来。

我吓一跳地转身,硬生生地将“鬼啊”两个字梗在喉咙里。

“你是想这么说的,是吧?”尚蒂坐在窗口,面无表情。我是知道她平日也不怎么笑的,关键在于她这个“面无表情”出现在半夜里就很不符合场景和气氛。

说她坐在窗口也不完全准确。我们两家的阳台都是半封闭式的,在她阳台西边的位置上还有一个向外凸出去的悬窗,窗外有一个可以站一个人大小的露台。她坐在窗口的棧上,一只腿放在窗台,一只腿挂在窗外,身上的衣服也是傍晚见到她时的那套。由于被一根装饰上古罗马风格浮雕的石柱挡住,刚才我并没有发现她就坐在那里。

“你在那里干什么啊?玩贞子COSPLAY游戏吗?”月光淡淡地洒在她身上,她冲我扬了扬嘴角,勉强算是个笑容:“房间里空气不好,想出来透透气。”

“哦,太晚了,而且外面有点凉,早点睡吧。”我努力装出打呵欠很困的样子从阳台窗口缩回来往自己房间走,想立刻结束对话。

她从窗台上跳下来。“你去哪里?”我不是关心她,而是出于义务随口一问。

“去晒月亮……有兴趣陪我同往么?”她又笑了一下,不过这次没有勉强感觉。

虽然我真的很想赶紧去跟芝麻糊亲热一番,但又觉得凌晨一点让一个女孩在大街上闲逛是件很不人道的东西。于是我硬着头皮拿了件外套穿上,赶紧追出门去。

尚蒂已经乘电梯先下楼了,我连忙再把电梯“叫”上来——这个时候我才突然想到:把这件事丢给老是神出鬼没的刘浪来处理岂不是更好?

可惜电梯门开的时候,尚蒂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并对我追出来的行为并不感到惊讶。

“走吧。”她淡淡地说,声音却似乎是在笑着的。

一个脸上扑粉的古怪男子出现

虽然同样是标榜着“晒”的名号,但是晒月亮和晒太阳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

正常人绝对不会做出凌晨两点坐在人行天桥的护栏上晒月亮这样听起来就很白痴的行为的。深夜的北京已经完成了从美妙到平常的转变,她依然没有想走的意思,坐在原处自得其乐地闭起了眼睛。

我不确定她是真的想闭目养神,还是在刚了却人生最后一件心愿之后就修成正果——我没有去打扰她,而是抿起嘴巴从侧面悄悄地打量她。

她没有再戴黑框眼镜出来,头发也不再乱蓬蓬的。虽然没有抹口红,可是嘴唇却饱满而丰满。由于闭起了眼睛,平时面对我时那种介于呆和傻之间的眼神也就相应地被隐藏了起来。她的衣服还是傍晚的那一套,但一摘掉了眼镜和顺直了头发,整个人也就鲜活了起来,当然还不至于到“美艳动人”的地步,至少如果在路上与现在的她擦肩而过,也会忍不住要回头多看

事实上,他似乎很少和她说话,只有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只有当手头有事的时候,得修补漏洞或者准备一趟拜访住得远的表亲的旅行。某些夜晚,她听见他在大家都睡着后起床,手里拿着一瓶进口威士忌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独自舔舐着内心的秘密。还有一些夜晚,他会在睡前戴一把手枪在枕头下。不管什么时候,她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温和地回拒她,说他只是太疲劳了。好像他变得有些不信任话语了。话语,有感情的话语不见了。

她怀疑这些问题跟罗罗的工作有关。她刚到印尼的时候,他在军队里当地质学者,勘查道路和隧道。那是一个枯燥的工作,并且报酬不多;仅仅买一个冰箱就花了两个月的工资。而且现在还要养一个妻子和小孩……难怪他消沉了。她不远万里过来不是要成为一个负担的,她决定,她要拿出自己的力量。

她很快就谋到了一份差事,在美国大使馆里教印尼商人英文,这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计划的一部分。钱使得家庭经济有了起色,但是没有赶走她的孤独。那些印尼商人对英语的优美并不感兴趣,有些甚至不听她的课。那些美国人几乎都是一些年纪较大的男人,有些是国务院的野心家,那些经常神秘消失数月的临时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他们跟使馆的关系或者在使馆的作用从来都不明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丑陋的美国人的滑稽代表,喜欢开关于印尼人的玩笑,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她和一个印尼人结婚了,然后他们会试着澄清——不要太在意吉姆的话,他热昏头了。对了,你儿子好吗,那个可爱的,非常可爱的男孩。

我至今还无法接受曾在电梯里遇到的那个时髦女郎,与黑框眼镜黄套头毛衣竟然是同一个人的事实。

我没有问过尚蒂她之所以会呈现两种极端形象的原因——我和她还只是邻居,没有熟稔到会促膝谈心的地步。更何况,我跟每一任的邻居从来都没有真正有过交情。

“你又在这里晒月亮了!怎么还不回家暖暖窝去啊?”

我张口结舌地呆在当场——我虽然是准备开口劝尚蒂回去的,但我确定我并没有真的用声带震动发出任何一句人类才有的声音,可那句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的的确确是在耳边响起的。

尚蒂没有表示出惊讶的样子,她连头都懒得转的样子:“哲二,你不也总是直到天亮才玩尽兴回家的吗?没什么资格来说我吧?”

一个穿着白衬衫牛仔裤的男孩子站在离我跟尚蒂不远的地方,不屑掩饰自己情绪放肆地笑着。说他“放肆”只是单纯地说明他的笑容很放松,丝毫没有装成矜持谦逊的虚假矫情,给人十分爽朗亲切的第一印象。

虽然是男孩子,可是他很奇怪地在脸上扑了一层粉——不是很做作的扑粉,更像是在修饰脸上的毛孔一样,轻描淡写地沿着五官的轮廓盖了一层粉底。

他的个头盖高挑,身体结实而匀称,白衬衫被他随意地撕扯开,纽扣只有倒数几颗还尽职地坚守岗位,其余的就像约好了一起私奔一样,只在原本的位置残存有像被扯断的线,本尊们集体玩失踪。

“喂,你好像打量我很久了……”